

郁達夫日記集



郁遠夫日記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画 邵 风
封面设计 杨 光

邵达夫日记集

本社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25 插页4 字数306,000 印数0,001—4,000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300 定 价：2.25元



《日记九种》书影

(1927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版)



《达夫日记集》书影

(1935年7月上海北新书局版)

二十七日(舊八月廿五),星期五,晴爽。
船於午前四時起碇,出口時太陽已
西滿了東舷。因一夜的興奮,到无
亮還沒有退,所以天點前就起了
床,說像利發。昨晚兩日,总在車
Saloon裏過去。聽說明天一早就
可以到南,到碼頭,到碼頭,到碼頭
也張都花。
午後因飲酒過多,稍覺頭痛,睡二十時,
起來已經可以吃晚飯了。
晚上十點後,船到鎮江。

郁达夫日记手迹 (1929年9月27日)

三月三日，星期一（舊曆二月初四）陰曆。午後大雨。
昨和大雨，我於八點前外出拿印章，回來身上發淋
得透透。在電燈下看書，看到了十二點鐘。

這是新刻的印章。

計程映書將於今日到安慶，不知可把兩事，能否完全
辦妥。更難接，終於不能執筆，以後的生活問
題，真有些可慮。

因鄉村西報，曉得牛美又在費廉價，若寫寄書七
冊，化銀洋十一元多。

晚上西山宴客，王新半賢，同席者有南滿錄道
海軍統帥之高又肇氏，他給我的印象很不壞。
今天北新送福茶才三元。

郁达夫日记手迹（1930年3月3日）

三月一日，星期四（舊曆四月初二），是陰曆的兩天。
世界上報紙橫傳，地勢最險內，不敢出行一步。示威運
動代表者們一百零七人，都已被囚，大約今大的遊
行是不會再有了。軍閥帝國主義者的力量真大不過，然
而這也猶如遊在籠上的蓋，籠中遊氣不斷地在
沸沸，不久之後，大約總有一天要爆發的。
今天為表未禁囚者們的寂寞，一天不看書，不
做事，總弄出一種憂相的悲哀。午後北新送銀四元。
晚上早睡，裏部病不甚劇。

郁达夫日记手迹（1930年5月1日）

出版者的话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的日记文学创作一直受到人们的称道。在《日记文学》、《再谈日记》等论文中，他一再详尽地阐述了作为文学门类之一的日记文学的地位、作用和特点。他历来重视日记的写作，在日本留学和回国以后，都不曾断过记日记的习惯，“自从南下广东，北回北京，生活上起了变化之后，日记方才记得多了一点……”（《再谈日记》），可见，生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郁达夫日记创作的数量和内容。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郁达夫最早公开发表的日记，是记载一九二一年八月在日本盐原游踪的《盐原十日记》和一九二一年十月初他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生活的《芜城日记》。一九二七年九月，他的《日记九种》（《劳生日记》、《病闲日记》、《村居日记》、《穷冬日记》、《新生日记》、《闲情日记》、《五月日记》、《客杭日记》、《厌炎日记》）问世，赢得了极大声誉，曾印行十数版，成为新文学运动中第一部产生巨大影响的日记文学作品。一九三五年七月，《达夫日记集》出版，其中除《日记九种》外，还收进了一九三二年的《沧州日记》、《水明楼日记》；一九三三年的《杭江小历纪程》；一九三四年的《西游日录》、《避暑地日记》、《故都日记》等。在《闲书》一书中，辑录了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两年间的《梅雨日记》、《秋霖日记》、《冬余日记》、《闽游日记》和《浓春日记》等五种日记。记叙一九三七年春天自闽返

沪的《回程日记》，是郁达夫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日记。上述这些日记作品，远不是郁达夫日记的全部，还有不少日记，或由家属亲友收藏，或已流失外间。直到一九七八年，他的亲属从家藏的日记手稿中，挑选出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七月这一年间的郁达夫日记的若干片断，在刊物上发表。这组日记在年代上，正好同《日记九种》衔接起来。一九八五年九月，在郁达夫遇难四十周年之际，《新文学史料》又披露了一组新的郁达夫日记，这是根据这位著名作家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写的一本日记手稿整理出来的。这样，迄今为止，已经收集到的郁达夫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日记作品，总字数在三十万字左右。

郁达夫日记的突出贡献，是把这位举世瞩目的作家十几年来来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嬗变，坦率真切地呈露在读者面前，成为研究郁达夫生活和思想极其难得的第一手宝贵资料。他的日记所载示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震荡和深刻变革，因而引起了郁达夫“生活上起了变化”、思想上处于重要转折的伟大历史新时期。从他的日记中，人们不难发现作家充震苦闷矛盾的思想发展轨迹，听到他对旧社会、旧制度抗争进击的呼号和呐喊，看到他苦苦地探求真理，追寻光明的艰难沉重的步履和感情上的创伤，以至生活上的颓唐。譬如，在《劳生日记》、《病闲日记》中，集中地表达了他在大革命策源地广州，目击了各种“龌龊腐败”之后，发自内心的情慨、失望、压抑、忧郁之情。在《新生日记》中，他怀着崇敬的心情，热情洋溢地讴歌上海工人阶级武装起义的伟大历史创举。而《闲情日记》则以满腔怒火控诉抗议了“四·一二”的血腥屠杀。此后，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许多日记中，又多次对蒋介石新军阀的法西斯统治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和蔑视，显示了

进步的思想认识和政治倾向。一九三三年移家杭州，郁达夫一度远离革命斗争，徜徉于水光山色之间，过着半隐士的生活。这种悠游闲适的情趣和消极遁世的思想，在他当时的日记中，都有着明显的表露。从日记中可以看出，郁达夫思想的进展是与当时社会背景的转换和政治斗争的起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的日记凝聚着丰宏的历史内容，闪烁着时代的火花，也流露了作家思想中消极的因素，它忠实地记录了汹涌澎湃的时代巨澜对一个知识分子的冲击和涤荡。

郁达夫日记另一个贡献在于，它为认识、了解作家本人的文学活动和当时文坛的动态，提供了活生生的、有价值的线索。郁达夫在大革命高潮中与郭沫若、成仿吾、王独清、穆木天等创造社成员一起到了广州，之后又受命回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一直到最后退出创造社，这一过程都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详细的记载。这是研究创造社史必不可少的史料。从日记中还可以看到，郁达夫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参与创办《民众》、《奔流》、《大众文艺》、《白华》等进步刊物的情况，看到在“左联”成立前后他频繁积极的文学活动，对工农革命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他的迫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与鲁迅非同一般的友情。从鲁迅刚到上海的首次重逢，到这位革命文学的伟大旗手逝世为止，在长达八、九年的时间里，日记多次记录了他们之间亲密的过往。至于作家个人的创作活动，日记为我们展示了《迷羊》、《屙楼》、《迟桂花》等等小说和其他作品的构思、写作的过程。郁达夫的不少诗词，都记录在日记中，藉由日记保存流传下来的。日记中大量有关买书、读书的记载，反映了郁达夫对待西方和日本文学的态度和评价，是研究郁达夫受外来文艺思潮影响和他的翻译思想最靠得住的材料。

郁达夫日记还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他是自觉地把日记作为一种文学式样严肃地加以对待的。他发挥了日记轻巧活泼、自由灵便、长短咸宜的特点，挥洒自如，不拘一格，或记事，或抒情，或议论，运用了不同笔法，创造了繁多的形式。《杭江小历纪程》、《西游日录》、《南游日记》等，以游记入日记，既是现代游记文学的名篇，又是日记文学的佳作。《日记九种》所记与王映霞的热恋，柔婉缠绵，细腻感人，是一组别具格调的优美散文。他的日记有的象笔锋犀利的政论，有的如泼辣、尖锐的杂文。郁达夫喜读书，读后又爱发议论，他的许多日记，简直就是一篇篇言简意赅的书评。他信笔侃侃而谈，从思考反省、读书写作、访亲会友，到饮食起居、攀谈闲聊、饮酒宴筵等日常生活琐事，都作了逼真、具体的描述记叙，使人读了如闻其声，如见其面。因此，郁达夫的日记显得内容广泛充实，色彩斑斓绚丽，手法多变，风格多样，对中国现代日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现将本书编辑方面的一些情况，说明如下。

本书以一九三五年七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达夫日记集》为基础，增补了如下篇目：

《盐原十日记》选自一九六九年十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中心版《郁达夫资料》；

《芜城日记》选自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三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

《增补日记》（之一——之三）选自一九七八年十月号，一九七九年一月号、三月号《东海》文学月刊；

《增补日记》（之四——之八）选自《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一月日记》选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

《文艺日记》；

《梅雨日记》、《秋霖日记》、《冬余日记》、《闽游日记》、《浓春日记》选自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闲书》一书；

《回程日记》选自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海《青年界》第十二卷第一号。

《达夫日记集》中的《杭江小历纪程》、《西游日录》和原编入《达夫游记》中的《南游日记》等三章，因已编入我社出版的《郁达夫游记集》，本书不再编入。

郁达夫在编订《达夫日记集》时，对原《日记九种》中个别地方稍有删改。为求存真，凡删节之处，本书均加注说明，并引出所删原文；个别属于修饰性的字、词的改动，就不作注引了。

在编辑整理过程中，对日记手稿和原出版物中明显的文字错漏，以及外文、外名的拼写讹误，作了一些校正。凡用外文写的日记，均译为中文附在原文后面，供参阅。所收作品，按原日记的时间顺序排列。其中各组《增补日记》，或因日记原稿本来就有残缺，或因发表时有意删略节选，所以不是逐日都有日记。另外，郁达夫生前发表出版的日记，每组都取一个有特色和诗意的名字；而作者去世后所发表的日记，都是后人根据手稿整理而成，作者没有留下现成的题目。因此，本书只能以《增补日记》名之。

为帮助读者研究郁达夫的日记，本书附录作者有关日记文学的论著三篇，以供参考。

本书约请乐齐同志收集整理，编辑订正；并得到作者家属郁飞同志的协助，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年11月

目 录

- 1 盐原十日记(1921年8月10日——18日)
- 13 芜城日记(1921年10月2日——6日)
- 19 劳生日记(1926年11月3日——30日)
- 35 病闲日记(1926年12月1日——14日)
- 44 村居日记(1927年1月1日——31日)
- 72 穷冬日记(1927年2月1日——16日)
- 85 新生日记(1927年2月17日——4月2日)
- 121 闲情日记(1927年4月2日——30日)
- 140 五月日记(1927年5月1日——31日)
- 156 客杭日记(1927年6月1日——24日)
- 172 厌炎日记(1927年6月25日——7月31日)
- 190 增补日记(之一)(1927年8月18日
——11月8日)
- 201 增补日记(之二)(1928年1月1日
——2月28日)
- 214 增补日记(之三)(1928年3月6日
——7月31日)
- 221 增补日记(之四)(1929年9月8日
——10月6日)

- 231 增补日记(之五)(1930年1月1日
——31日)
- 241 增补日记(之六)(1930年2月1日
——28日)
- 250 增补日记(之七)(1930年3月1日
——4月30日)
- 262 增补日记(之八)(1930年5月1日
——6月17日)
- 278 沧州日记(1932年10月6日——13日)
- 284 水明楼日记(1932年10月14日——11月10日)
- 301 一月日记(1934年1月×日)
- 302 避暑地日记(1934年7月6日——8月14日)
- 318 故都日记(1934年8月15日——9月10日)
- 328 梅雨日记(1935年6月24日——7月27日)
- 336 秋霖日记(1935年9月1日——20日)
- 344 冬余日记(1935年11月19日——12月8日)
- 353 闽游日记(1936年2月2日——3月31日)
- 382 浓春日记(1936年4月1日——20日)
- 396 回程日记(1937年4月30日——5月4日)
- 399 日记文学(1927年8月14日)
- 405 《日记九种》后叙(1927年8月14日)
- 406 再谈日记(1935年6月)

盐原十日记

(1921年8月10日—18日)

首夏猶清和なり，人人は何が故に，山や海に行くのか，と不審に思つた初夏も打過ぎて曇^{どん}よりした日は，幾日も続いた。土用に入つても永引いた梅子黄時の雨の爲め，熱い日は一日もなかった。此の位の事なれば，何も避暑する必要がない，と独りで喜んで居ると，立秋後の二三日間に，突然九十三度の高温度がやつて来た。

蕨竹幽蘭葉盡焦 秋來轉覺暑難消 賣冰簾下紅裙影 映得斜陽似火燒 法外に秋來の暑熱を誇張したのは，自然に対する不平を鳴らしたに過ぎぬ。古來の詩人が消夏雜詠とか消暑詞とか云ふが如き詩詞の中に，大抵直接に天候の暑熱を詠せずして，却てかくかく取り済まして居る故，盛暑中と雖も更に熱しとも思はざる，その虚偽な態度に対して，予は小供らしくも，反抗的な気分になつて居たのである。

愈々都会の炎熱に堪へかねて，塩原へ逃げつて行かうと思ひ立つたのは，八月の十日であつた。翌十一日の午後，蟬時雨を潜つて，予は山陰道上にでも来たかと郊野の風光に神を奪はれつつ，塩谷の高原を自働車で駆け上がったのである。

緑樹參差墜影長 野田初放稻花香 何人解得山居樂 六月清齋午夢涼 と口号みて、三五日の前、詩人の矯飾なりとて、腹立たしく思った、その済ました態度を、今は予も取らんとする事に気が付くと、一人でに微笑んで来る。

塩溪の勝は、奥蘭田に紹介せられたるものと聞く。孤陋寡聞予の如き、固より奥蘭田の著述に接する筈がなかつたのであるが、偶々同乗者に一老人ありて、詳細に塩溪の由来を説いてくれた。百聞一見に如かず、今塩溪道上に在りて、塩溪の説明を聞くのは、云ふ迄もなく、塩溪を知るに絶好の機位である。その老人の話に釣り込まれて、予は遂々溪山の風景に敬意を表する事を忘れた。山靈水伯に対しても申訳がない次第である。

夕陽が傾いて、高い山の影が谷底に射し掛る頃、紆曲りに蜿った自動車は、福渡温泉の泉屋に到着した。華堂綺帳三千戸、大道青樓十二重の此の宿場には、貧賤を以て人に驕らんとする、予が如き窮措大を、容るる雅量もあるまいと思つて、予は更に山の奥へと自動車を走らせた。あの「掌故羅胸」の老人とは、泉屋の玄関で別れた。因みに云ふ、文章華國、貧賤驕人とは、予と兄曼陀との合作で、五年前の元日に、門の扉に貼った「春聯」である。

行行重行行、安心して宿を取つたのは、古町の、如何にも古びれた、がしかし輪郭の整うた、中会津屋と云ふ旅館であつた。此旅館屋の前は、長安の古道にも喩ふべき会津街道を控へ、後は永楽と云ふ、小さけれど風趣に富む花園のある、小高い山に接して居る。山の名は知らねども、予は勝手に花園山と名付けてやった。着物を着換へて、暫らく休んだ後、風呂場に案内された。玲瓏透徹な此の旅館の御湯は、殊

の外に肌触りがいい。目を潰って、微温透明な温泉湯に浸って居ると、白楽天の長恨歌が思ひ出された。……温泉水滑洗凝脂……なる程うまい、風光細膩とは此の種の詩句を云ふのであろう。……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此の句に想到して、予は唐の検査官の度量の寛宏なるのに感心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今の日本ならば、〇〇でも打たせらるるか、発売禁止でも喰ひそうな所である。芙蓉帳暖度春宵の一句丈けでも優に今の風俗壞乱罪を構成するに足るのに、況んや白晝宣淫のあの活発発地の描写に於てをやである。異想天開、空想を逞うして居ると「今日は」と挨拶されて、軟かな、嫺やかな足音が近づいて来た。目を開けて見ると、孫子瀟の詩その儘である。

鸚鵡當窗不敢呼 玉鈞響處捲簾無 風前冉冉輕雲影 一

ふたこと

幅楊妃出浴圖 両語三言挨拶した後、彼の女は予と同時に御湯から上がった。そこで天真閣の消夏詞が又た一首見せ付けられた。

細喘嬌吁出浴初 雲鬟依舊似新梳 香融粉汗羅巾拭 越顯肌膚雪不如 黄昏がれてくると、周囲の山影が菱菱と迫まって来る様で怖かった。日記に二三の詩を書き付けて、夜は早く横になった。

去年閨裏拜黃姑 今夕山中伴野麴 牛女有情應憶我 秋來瘦盡沈郎軀

碧落蒼茫望若何 漫將恩怨訴星河 與君緣是前生定 惜別情應此夜多 且對紅塵思浩劫 須知滄海足微波 高樓莫憶年時夢 好事如花總有唐

蓋し閨中の児女に送る詩である。以下は日記をその儘写

す事にしよう。漢文で認めたものも有れば、和文で書きなぐったものも有る。

【译文】

今年夏天，首夏清和。后来接连几天阴雨，到了大暑前后，梅子黄时，又是连宵细雨，天气一天也不热。我正诧异人们为什么都跑到山间海滨去避暑。照这样子，我想也没有必要去避了。我正在这样私自庆幸时，不料立秋过后两三天，气温突然升高到九十三度。

丛竹幽兰叶尽焦，秋来转觉暑难消。
卖冰帘下红裙影，映得斜阳似火烧。

这不过在秋来酷热时，对自然界发出的不平之鸣罢了。古来诗人在消夏杂咏或消暑词一类的诗词中，大多不直接吟咏天候如何如何炎热，反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处身酷暑中不觉炎热，对他们这种虚伪的态度，我真象孩子似地怀有反感。

八月十日，我耐不住都会的酷暑，决定到盐原去暂避。就在第二天，十一日午后，在蝉声聒耳、时雨濛濛中，好象来到山阴道上，郊外风光，应接不暇，我骑上自行车，驰向盐谷高原。

绿树参差坠影长，野田初放稻花香。
何人解得山居乐，六月清斋午梦凉。

我朗吟着这首诗，想起三、五日前，对诗人的矫饰有点生气。如今我自己也有这种若无其事的态度，不觉私自微笑了。

据说从前奥兰田曾介绍过盐溪的胜景，孤陋寡闻的我，并没有读过奥兰田的著作。这次旅途中遇见一位同行老者，详细告诉我有关盐溪的由来。现在身处盐溪道中，不用听人说盐

溪，百闻不如一见，真是了解盐溪再好没有的机会了。我被老者的话吸引着，忘不了对溪山风景表示敬意，对山灵水伯表示歉意。

夕阳斜照在谷底映出高山阴影的时候，我踏着自行车，蜿蜒来到福渡温泉的一家叫作泉屋的旅馆。华堂绮帐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象我这样穷措大，这家旅馆怕没有接待我的雅量吧。于是，我骑着自行车，直向里山行去。那位掌故满腹的老者和我在泉屋门前告别。趁便提一下：五年前我和大哥曼陀曾来此处游过，写一副“文章华国，贫贱骄人”的春联，贴在这家旅馆门口。

行行重行行，最后来到一家叫作中会津屋的旅馆住下。这家古巷中的客栈，外形陈旧，间架整齐。它的前面临着一一条象长安古道似的会津街道，它后边接着一座不知名的小山，我想给它取名为花园山。我换了衣裳，暂时休息一下，来到温泉浴室。这家旅馆的温泉分外清澈，皮肤感觉舒畅，我闭着眼睛，泡在微温透明的温泉中，想起了白乐天的《长恨歌》。“……温泉水滑洗凝脂……”确是爽快。风光细腻就是这类诗句。“……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想到这两句，我真佩服唐朝的新闻检查官度量的宽宏。如在今天的日本，一定被检查人员删除，打上○○符号，甚至还要禁止发行。“芙蓉帐暖度春宵”，仅此一句即足以构成有伤风化罪，何况还有赤裸裸白昼宣淫的描写。我正在这样异想天开，胡思乱忖时；忽然听到“今天好！”一声娇音，伴着轻柔幽静的足音走近来了。我开眼一看，简直是孙子潇的诗句一景：

鸚鵡當窗不敢呼，玉鈎响处卷帘无？
风前冉冉轻云影，一幅杨妃出浴图。